

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

合編

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

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

合編

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

第二十三冊

編纂委員會

中方主編 葛兆光

韓方主編 辛承云

中方編委 葛兆光 周振鶴

韓方編委 辛承云 陳在教

賀聖遂 安大會
艾爾曼 金慶浩

學術秘書

中方 王鎧磊 朱莉麗

韓方 曹蒼錄

第二十三冊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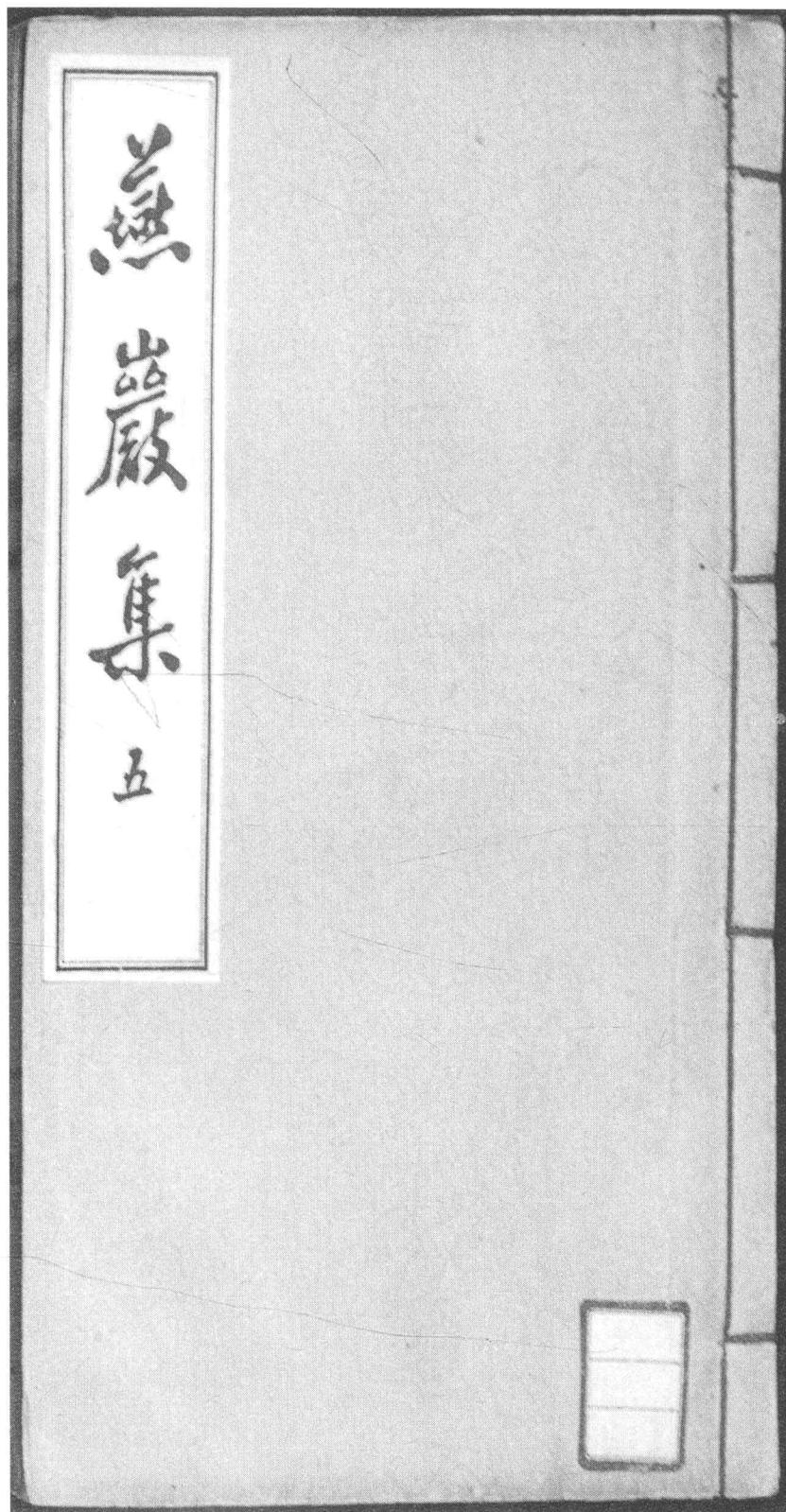
熱河日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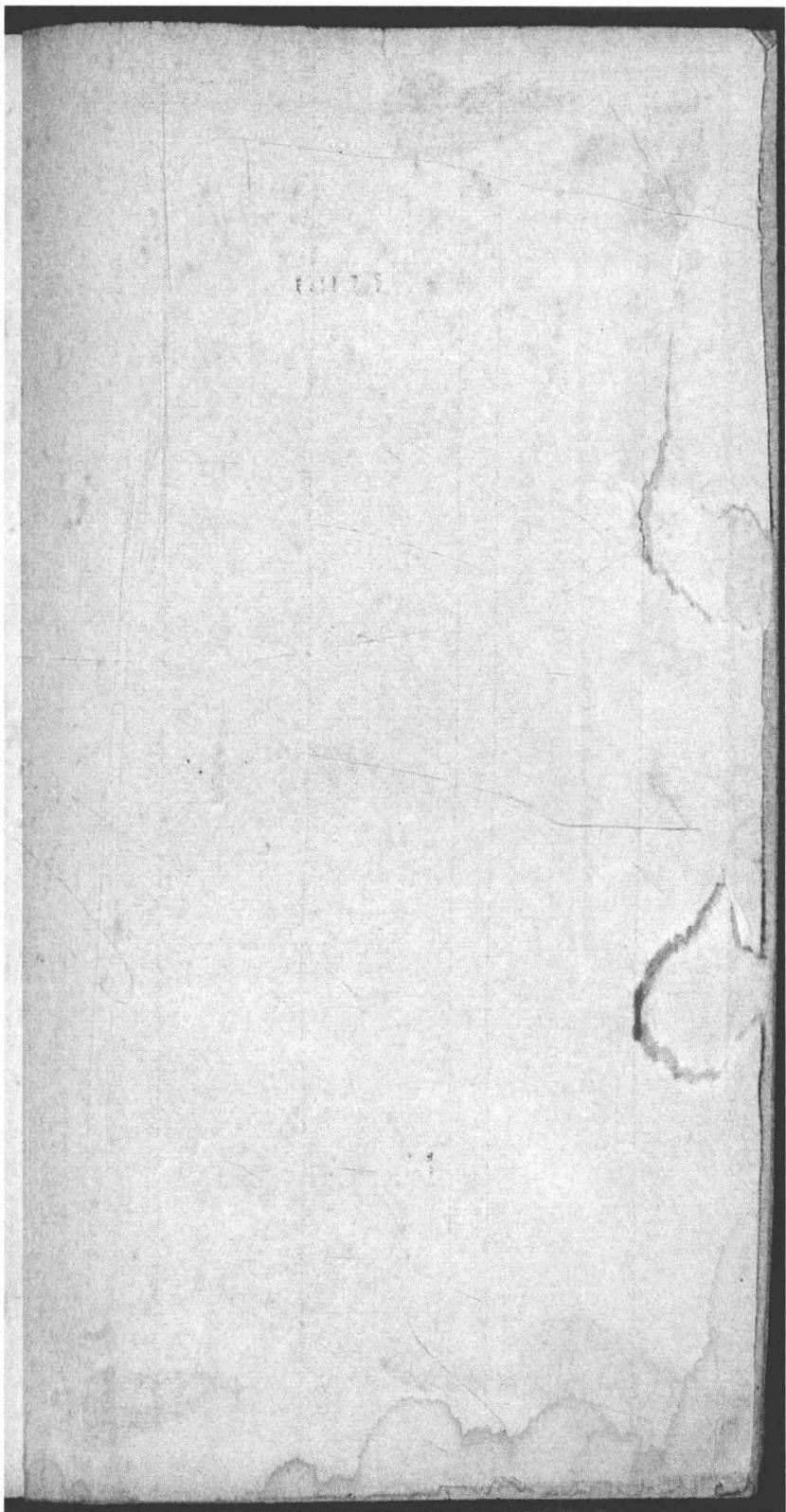
朴趾源

撰

一

熱河日記（二）





燕巖集卷之十四

潘南朴趾源美齋著

府地館圖書

別集

熱河

審

燕巖氏曰遊山國者有五妄地閥相高本是國俗之陋習有識之居國也且恥售頃况以外藩土姓反陵中州之舊族乎此一妄也中州之紅帽蹄袖非獨漢人恥之滿人亦恥之然其禮俗文物四夷莫當顧無寸長可與颉仇中土而獨以一撮之髻自賢於天下此二妄也昔月汀尹公根壽奉使 皇明道逢御史汪道昆屏息路左瞻望行塵猶以爲榮今幽夏雖變而爲胡其天子之號未改也則閣部大臣乃天子之公卿也未必加尊於昔而有貶於今也奉使者自有見官之禮而恥其公

庭拜揖輒圖寬免遂成規例時有接遇率以亢簡爲致恭謙爲辱彼雖不與苛責安知不侮我之無禮乎此三妄也自知文字以來莫不借讀于中州談說歷代無非夢中占夢乃以功令之餘習強作無致之詩文忽謂中土不見文章此四妄也中州之人士康熙以前皆皇明之遺黎也康熙以後即清室之臣庶也固將盡節本朝遵奉法制若造次談論輸情外藩是固當世之亂臣賊子也然而一遇中州之士見其誇張休澤則輒謂一部春秋無地可讀每歎燕趙之市未見悲歌之士此五妄也中州之士有三難一爲舉人則全史全經隨事辨證百家九流略涉源委酬答如響不如是未足以爲士也此其一難也寬雅嫋禮休休有容不施驕倨虛懷接物而不失大國之體此其二難也小大遠近莫不畏法畏法故慎官慎官故制度如一而四民分業莫不自修此其三難也東人有五妄實由中土之自侮然其自侮之實亦非中土之罪而

其固有之三難又非東人之所可得以侮之也昔陳慶之自魏南還甚重北人未異恠而問之慶之曰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爲荒中此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耳目所識口不能傳由是觀之望洋發歎今古同情余在熱河與中州士大夫遊者多矣尋常談討雖日知其所不識而至若時政之得失民情之向背無術而可識傳曰觀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旣無子貢之藝季札之智則雖使笙鏞干羽日陳於前固莫識政德之所出况泛論上世之律呂而惡能識當時之汚隆哉然而不避其支離煩複之嫌而故爲此泛闊誕漫之間者何也蓋中州之士性喜矜誇學貴該洽出經入史揮麈風發然我人類多未閑辭令或急於質難逕談當世或自誇衣冠觀其愧服或直問思漢使人臆塞此等非但彼所忌諱在我踈失亦自不細故將要得

其歡心必曲贊大國之聲教先安其心勤示中外之一體務遠其嫌一
則寄意禮樂自附典雅一則揚扢歷代母逼近境遙志願學導之縱談
陽若未曉使鬱其心則眉睫之間誠僞可見談笑之際情實可探此余
所以畧得其影響於紙墨之外也嗚呼中州道術陵遲天下之學不出
于一而朱陸之分皆將數百年互相訾謷疾如仇敵至 皇明季世天
下學者莫不宗朱而爲陸者鮮矣及清人入主中國陰察學術宗主之
所在與夫當時趨向之衆寡於是從衆而力主之陸享朱子於十哲之
列而號於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學也遂天下洽然悅服者
有之緣飾希世者有之所謂陸氏之學幾乎絕矣嗚呼彼豈真識朱子
之學而得其正也抑以天子之尊陽浮慕之此其意徒審中國之大勢
而先據之鉗天下之口而莫敢號我以夷狄也何以知其然也朱子尊
中國而攘夷狄則皇帝嘗著論而斥宋高宗不識春秋之義討秦檜主

和之罪朱子集註群書則皇帝集天下之士徵海內之書爲圖書集成
四庫全書率天下而唱之曰此紫陽之緒言而考亭之遺旨也其所以
動遵朱子者非他也騎天下士大夫之項扼其咽而撫其背天下之士
大夫率被其愚脅區區自泥於儀文節目之中而莫之能覺也或曰清
人既尊尙中土之儀文而不變滿洲之舊俗何也曰此足以見其情也
彼將曰吾非利天下也吾爲明室復大仇雪大恥而天下無久曠之理
則吾爲天下守中土有主則吾亦將卷而東歸故不敢變祖宗之舊制
也或曰彼所以自因舊俗則當矣奈之何舉天下而強循其法也曰此
足以見其情也彼將曰帝王者同文軌一制度而已矣爲清之臣子者
當遵時王之制不爲清之臣子者不遵時王之制度爾東南開明必先
天下而有事情喜輕浮而好議論則康熙六巡淮淛所以陰沮豪傑之
心而今皇帝踵而五巡矣天下之患常在北虜則迨其賓服自康熙時

築宮於熱河宿留蒙古之重兵不煩中國而以胡備胡如此則兵費省而邊防壯今皇帝身自統禦而居守之矣西藩强悍而甚畏黃教則皇帝循其俗而躬自崇奉迎其法師盛飾宮室以悅其心分封名王以析其勢此清人所以制四方之術也獨於中土似若無所用心然其心以爲天下之小民薄其賦歛則安矣安知不反便乎我之帽服而不欲變我之制度乎但天下之士大夫顧無可安之術則姑尊朱子之學大慰遊士之心其豪傑敢怒而不敢言其鄙僂因時義而爲身利一以陰弱中土之士一以顯受文教之名非秦之坑殺而乾沒於校讐之役非秦之燔燒而離裂於聚珍之局乾隆以四庫全書板名之曰聚珍板嗚呼其愚天下之術可謂巧且深矣所謂購書之禍甚於焚書者正指此也故中土之士往往駁朱而不少顧憚如毛奇齡者或有謂之朱子之忠臣或又謂之有衛道之功或有謂之恩家作怨此等皆足以見其微意也噫朱子之道如

日中天四方萬國咸所瞻睹皇帝私尊何累朱子而中州之士如此其恥之者蓋有所激於陽尊而爲禦世之資耳故時借一二集註之誤以洩百年煩冤之氣則可徵今之駁朱者果異乎昔之爲陸耳然而吾東之人不識此意乍接中州之士其草草立談微涉朱子則瞪然駭聽輒斥以象山之徒歸語國人曰中原陸學大盛邪說不熄聽之者又不究本末若見此等談論先怒於心噫斯文亂賊之討雖莫遠施於中土容默異端之過固難見恕於士林罨溪花下少飲闌次忘羊錄及鵠汀筆談因滋筆花露爲此義例使後之遊中國者如逢肆然駁朱者知其爲非常之士而母徒斥以異端善其辭令徵質有漸庶幾因此而得覘夫天下之大勢也哉

鵠汀筆談

昨日語尹公所不覺竟日尹公時時睡以頭觸屏余日尹大人倦矣請

退鵠汀曰睡者睡語者語不相干尹公微聞其語向鵠汀數轉云云鵠
汀首肯即收談草揖余同出蓋尹公老人因余早起過午酬酢其昏倦
思睡無足恠也鵠汀約明日設朝饌要余共飯余曰每談席常苦日短
明當早赴鵠汀唯唯次日五更使臣起趨班余同起因赴鵠汀明燭而
語郝都司成相會而尹公曉已赴朝也且飯且語易數三十紙自寅至
酉凡八時而郝公晚會先罷故閱次談草爲鵠汀筆談

余曰尹大人昨日甚倦客心不安得無有視日早晚意乎鵠汀曰無是
尹公每值午刻蹔爲龍虎交不欲令人見他熊鳥小數並無倦客意鵠
汀問尹公何如余曰神仙中人先生與他舊契否鵠汀曰蓬萊桃李門
逕懸殊此來證交一旬之上

鵠汀曰公子當精幾何之學余曰何以知之鵠汀曰頭炕奇按司盛言
高麗朴公子精通幾何稱我東曰高麗如東人之稱中國言月中有世

曰唐諸人又或稱余爲公子

界當似此地言地在太空當一小星言地當有光遍滿月中皆奇論可謂經緯天地余曰鄙人老實未曾窺幾何半個字前夜偶携奇公賞月前堂不覺奇興悠然因此縱談不顧乃一時談語況此臆致非幾何所推鵠汀曰不必過謙願聞地光此倘有光未知受日爲光否抑自發光色否余曰如夢讀綠字書此刻並已忘之鵠汀曰愚有平生獨見之語而亦不敢向人說道恐令海內諸公大驚小恠因此胎得痞結伏積證冬夏苦劇正恐先生感成此證余曰不如此刻道破收幾年勿藥之效鵠汀搖手笑曰否否余曰客不先舉禮也少頃飯至先置菓蔬次茶酒次餅餌次猪炒卵羹飯最後至粳白而羹羊肚也中國飲食皆用箸無匙勸酬留連細酌佐歡無長匙搏飯一飽即掇之法時用小勺斟羹而已勺如匙而無柄如爵而無足形類蓮花一瓣余持勺試一呴飯深不可飴余不覺失笑曰忙招越王來志亭問何爲余曰越王爲人長頸烏